

水倾城

血嫁

之
金枝玉叶

XUE
JIA

商海纵横，血海沉浮，依然眉目如画。
后宫厮杀，花影缠绵，是错爱，是劫难？
远月·著

远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血嫁

XUE
JIA

远月·著



之
金枝玉叶



[上]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四妃之首	1
第二章	身无寸缕	13
第三章	两两相厌	28
第四章	大饱眼福	45
第五章	美好回忆	60
第六章	白衣少年	77
第七章	君无戏言	95
第八章	唱哪出戏	117
第九章	龙床惨事	128
第十章	无耻之徒	146
第十一章	情深不寿	158
第十二章	传遍后宫	173
第十三章	屠户扛猪	186
第十四章	天掉馅饼	198
第十五章	近在咫尺	210
第十六章	挣扎不休	222
第十七章	满门抄斩	235
第十八章	再次同床	244
第十九章	灭绝人性	255
第二十章	心生倾慕	271



目录_[下]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深宫叫声	277
第二十二章	狭路相逢	294
第二十三章	做我女人	313
第二十四章	蓝天白云	326
第二十五章	是否安在	340
第二十六章	心甘情愿	349
第二十七章	苦海无边	368
第二十八章	深宫鸳鸯	381
第二十九章	久别重逢	391
第三十章	美梦成空	406
第三十一章	正面争锋	421
第三十二章	一刀两断	434
第三十三章	反目成仇	448
第三十四章	皇宫谍变	461
第三十五章	香消玉殒	474
第三十六章	千里追妻	492
第三十七章	自投罗网	504
北浅浅番外	浅语低吟	517
北天帆番外	虐恋情深	537



深宫叫声

第二十一章

“本宫……本宫……”我急着解释，但却发现无论怎样都解释不清楚，一时愣在当场。

“既然太妃倾慕朕，直说就行了，何必拐弯抹角？”北天帆看着我，那眸子秋波荡漾。

“皇上你多想了，本宫的确多次看到你皇姐盯着莫枫的画像出神。现在画没有找到，这说明你皇姐将画藏在别的地方了。这里就那么点地方，本宫再找找，一定能找到。”

我仔仔细细地找，翻箱倒柜，甚至床底都找了一次，但莫枫的画像却不翼而飞。我急得满头大汗，北天帆却悠闲得像在看戏。

“是找不到，还是根本没有？如果没有就别找了，倾慕朕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直说就行了。”听到这话，我那个郁闷啊！

“谁倾慕你？本宫这就去找浅浅，你等着。”我气呼呼地冲出去。

“浅浅，我们不玩了，娘有重要的事情找你呢！”我一边喊一边找，结果喊破喉咙也没有人理我，估计以为我是想引她出来，我像这么狡诈的人吗？

“浅浅，娘认输了，出来吧。”我放柔声音，脸上堆满笑，但还是没有动静，这家伙究竟躲在哪儿呢？

“皇姐！皇姐！”见那么久都没找到，北天帆也开始担心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无意中抬了抬头，就这么巧让我发现了半片衣角。我

定睛一看，北浅浅正趴在树上，一手抱着树干，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像是怕自己喘气声音大，被我发现似的。我在这里喊得喉咙都哑了，她竟然还躲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北浅浅，你可真有能耐，居然爬上去了，还不赶紧给我下来！”

她似乎忘记自己在树上，就这样站了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她直直地掉了下来。

“浅浅！”我一慌，来不及多想，猛扑过去，想将她接住，不承想被石头绊了一下，整个人扑倒在地。

“接住浅浅啊！”我急急大喊。话音未落，北天帆已经掠过去，将北浅浅稳稳接住。

我从地上爬起来，手摔破了，膝盖痛得很，估计流血了。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啊！

“娘，你怎么了？”北浅浅回过神来，终于记起还有我这一号人。

“没事，不小心摔了。浅浅过来，娘有事问你。”我一边说，一边将北浅浅牵入她的寝室。

“你之前放在这里的那幅画呢？”我低声问她。

“娘你说什么呀？哪幅画？”北浅浅羞答答地低下了头。

“就是画着莫少将的那幅。”我捺着性子说。

“没、没、没有……”北浅浅吞吞吐吐，一看就知道在说谎。

“浅浅，娘不是教过你嘛，做人要诚实，绝对不能说谎。”

我软硬兼施，想尽一切办法去哄她诱她，但她就是不肯说画放在哪里，也不承认她画了莫枫的画像。我急得满头大汗，这次被她坑死了，原来堂堂北国公主也是会撒谎的。

北天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觉得我的腰有点挺不起来了，在北天帆面前像矮了半截一样。

“虽然浅浅不承认，但总有一天本宫会找到的，到时你就知道本宫没有说错。”我硬着头皮说。

“那这些画你怎么解释？朕还不知道自己吹箫是这么飘逸，下棋是这么专注，弹琴是这么潇洒，是太妃观察细致，还是太妃对朕用了心？”北天帆指着那堆画问我。

“浅浅提议画你，本宫没有意见，所以就画了。这段时间闲来无事，画着画着

就画了那么多。”我一边说一边朝北浅浅打眼色。

“娘，不是你提议画帆帆的吗？”北浅浅眨巴着一对大眼睛问我，一脸的不辜。

“原来太妃提议画朕，看来对朕还真不一般。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太妃何必矢口否认？”

“本宫、本宫……”我总不能说我画他，是因为我不想用自己的笔糟蹋公孙宇吧。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事本宫以后会向你解释，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本宫的手刚刚摔破了，本宫去包扎一下。”说完我赶紧溜了。包扎好之后，我趁北天帆不在，赶紧溜走。

“朕也要走了，一起吧。”不知是这个家伙眼尖，还是专门候着我，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跟了上来。

因为不想他再提这事，一路上我连奔带跑，一会儿就到了地道的尽头。可恨无论我走得有多快，北天帆都不离左右。上到龙腾宫，我低头就走。

“太妃，你就这走了？”我刚走到门口，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

“时间不早了，该走了，有什么事改天再说。”

“看来太妃还真是健忘。今天我们击掌为誓，如果朕输，朕会朝天空大喊十声自己是大混蛋；如果是你输了，要帮朕捶背揉肩，直到朕说舒服为止。太妃忘了？”

“本宫说过，会找到证据的。”回眸对上他那深邃的目光，我无来由地颤了一下。

“太妃，愿赌服输哦。如果太妃连击掌为誓都不当一回事，那朕怎么信你？说不定我们日后还会有合作，太妃不会就这样断了自己的后路吧？”

“本宫说话算话，答应过你的事情自然会做。只是你也看到，本宫今天摔了，手破了，还包扎着。你闻闻，本宫这手涂了药，散发出一股药味，本宫自己都觉得难以忍受，又怎能让皇上遭这罪呢！皇上，来日方长，等哪天本宫的手好了，你还有这个需要，本宫再履行这个誓言也不迟，你说是不是？”我无比真诚地看着他。

“说得也在理。”他对我说。我一下子乐了，看来他被我说动了。

“但区区药味朕不介意。来吧，朕今天这肩膀酸痛得很。”北天帆看着我，然后绽放一个魅惑人心的笑。

“好，本宫这就过去。”我走到他的背后，准备帮他揉肩膀。

“慢着，坐着不舒服，到床上去。”说完他站起来，朝那张龙床走去，然后趴在龙床上。

“过来，愣在那里干什么？”他嘴角含笑，那双眼睛勾人魂魄。

“在床上似乎不是很好，还是这里吧。”我对他这龙床有些抵触。

“太妃，愿赌服输。”他再次提醒。

无奈之下，我只好过去上了床，开始捏他的肩膀。

“皇上，舒服吗？”我轻轻地问他，只要他说舒服，我就可以走人了。

“马马虎虎，还差那么点，算不上舒服。”看他的表情明明舒服得要死，却又不肯承认，真是气死人。

我的手本来就摔破了，现在又揉又捏的就更加痛，但谁叫自己找不到那幅画呢，我只得认命。

“嗯——”一声呻吟从他的嘴角溢了出来。

“皇上，是不是很舒服？”我柔声问他。

“舒服？你的手粗糙成这个样子，何来舒服？太妃，还是得多用心。”他懒洋洋地说。

“嗯，那本宫再费点心。”我很努力才将心头的怒火强压下去。为了不累死，我得想办法让他睡着才行，于是我除了帮他揉肩膀，还帮他轻轻按摩头部，甚至哼起了轻柔的曲子。

“真难听。”北天帆这般说，但他那表情明明是喜欢得紧，口是心非的家伙！一会儿之后，他的眼睛缓缓闭上了，俊美的脸庞如桃花盛开，带着笑意，也带着醉意。

“北天帆！北天帆！”我轻轻唤了几声，他没有回应。我轻轻呼了一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床。

“太妃，你去哪儿？”我刚走到门口，北天帆的声音又在耳畔幽幽响起，我又很凄惨地被捉了回去。

“皇上，你刚刚舒服得就快要睡着了，本宫还听到你含含糊糊说很舒服，所以本宫才离开的。”

“太妃，说谎会被雷劈的，继续吧。”听到他的话，我猛地颤了一下，还是会心虚。

“很累了？”他淡淡问我。我猛点头，莫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肯放过我了？

“你坦然承认倾慕朕，就不用你捏了。”他突然对我说。

“那本宫还是继续!”我瓮声瓮气地说。

“明明心仪朕，何必嘴硬?”北天帆幽幽地说。

见我沒有出声，他冷哼一声，冷了脸。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他还是没有什么表示。我已经认定这家伙是在整我了，心中有气，揉捏得一次比一次用力。

“你能不能温柔点?”

“不能!”

明明他已经很不舒服，明明他的脖子、肩膀已经被我掐得红红紫紫，但这家伙就是不肯叫我停止。又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北天帆突然转过身来看着我，一副跟我斗到底的样子。

“李叶，你承认倾慕朕会死?”他朝我吼。

“本宫对你没半点意思，承认什么?”我也朝他吼。

“滚!”他怒吼一声。

一听到他说滚，我以最快的速度下床，然后一支箭似的往门口冲。刚到门口，就被他扯回来，两人的身体就这样贴在了一起。

“想干什么?松手!”

“先是委婉向朕示爱，然后又不承认，李叶，你莫非是想欲擒故纵?今天就给朕说个明白。”北天帆看着我大吼。

他这鬼样，似乎对我有意思多点?不会是看腻了姹紫嫣红，对我这朵山茶花感兴趣了吧?

“北天帆，你倾慕本宫?”

“嗯，如果朕说是，太妃当如何?”

他这样的回答，让我愣住了。

“太妃当如何?”北天帆又问了一遍。此刻的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魅惑，就连见过美男无数的我，也禁不住狠狠咽了一口口水。

北天帆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美男计将我迷得神魂颠倒，等我不能自拔的时候，将护龙司拱手相送。他这如意算盘打得还真不错，演技也一流，好在我也不蠢。

“听到皇上倾慕本宫，本宫实在惶恐，本宫可一直把浅浅当作女儿，把你当作儿子，这如何是好啊?”我一本正经地说。

“当作儿子?”北天帆笑。

“自然当儿子，难不成皇上还以为本宫对你有兴趣?本宫就是缺男人，也不会

打自己儿子的主意，你说是不是？”我笑着问。

“朕只不过跟太妃开个玩笑，想不到太妃信以为真了，人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要不被人说蠢笨如驴，那就不好了。”说话间，北天帆松开按住我肩膀的手。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他突然像被什么绊到，重重朝我撞来，撞得我心窝火辣辣的痛。

“不好意思，脚滑，不小心撞到太妃了，是不是撞到这里？”我一句骂人的话还没有出口，他的手已经覆在我高挺的胸上，还轻轻揉着，“是不是这里疼？朕替你揉揉。”

“北天帆，你这不折不扣的禽兽！”我一边骂，一边提起膝盖，往他的下档狠命顶去，但这家伙的反应实在太快了，眼看成功，还是被他闪了开去。

“是朕禽兽，还是你禽兽？这断人子孙的事你都干得出？”北天帆不怒反笑。

“北天帆，你不想跟宫中的太监称兄道弟，就把手脚给本宫放规矩点，否则有你后悔的。”说完我摔门而去。

这人的恶趣味让我既无奈又愤恨，因为这个彻底翻脸，代价太大，任由他这样欺负，又实在气难平。这天之后，我好些天都没有去看北浅浅。

“太妃，皇上请你去龙腾宫，有要事相商。”北天帆跟前的胡公公，已经第五次到我的碧水宫了。我知道是北浅浅想见我，虽然我也很想她，但这次我忍住了。

“太妃，皇上请你去龙腾宫，有要事相商。”得不到我的回应，胡公公又重复了一次。

“嗯，本宫这就去。”我笑着说，态度极好。

“太妃，老奴在这里恭候。”如此几次之后，胡公公也学精了，居然提出要在这里等。

“好，那本宫去换套衣服。”说完我慢悠悠地进了寝宫。

“大小姐，你要换哪套衣服？”小婷跟着进来。

我摆摆手，然后悠闲无比地躺在床上，“我不出去了，等那胡公公走了，你进来告诉我。”

小婷听命出去。胡公公在外面催了几次，我每次都说快了，等了两个多时辰之后，胡公公终于走了。

“皇上驾到——”不出所料，北天帆亲自来了。听到北天帆过来，碧水宫上上下下都去接驾，我也去了。在众人面前，我还是会尽到礼数。

“朕今日有事与太妃相商，都退下吧。”北天帆淡淡地说，宫人立刻弯着腰

离开。

“太妃好大的架子，朕都请不动了！”北天帆冷冷道。

“皇上有什么事要与本宫相商呢？本宫这段时间精神特别差，不是太重要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我揉了揉头部，装出一副劳累的样子。

“皇姐想见你，都吵了好些天了，宫娥都拿她没办法。你不是说当皇姐是女儿吗？哪有娘这么狠心丢下自己的女儿那么久不看一眼？”

“浅浅公主冰雪聪明，本宫怎配当她的娘？人贵有自知之明，皇上你说对吗？”我笑着说。

“太妃何必因为一句话耿耿于怀？”

“本宫今日身体不适，不能久陪，皇上自便。”

“李叶！”北天帆伸手想拽住我。

“皇上请自重。”我冷冷地盯着他。他的手停在那里，不敢碰我。

“李叶，你真的不去？”北天帆恶狠狠道。

“不去！”我斩钉截铁道。

“你……”北天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

这天之后，北天帆每天都会赏赐许多东西，估计是心虚，刻意想讨好我。我全收了，但我依然不去他的龙腾宫。如此过了半个月，北天帆终于再次光临我的碧水宫。

“太妃，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又吃又拿是不是要有点表示？”

“皇上的赏赐，本宫能不要吗？”我笑着说。

“皇姐说很想你，又哭又闹的，你就去看看她吧，她没别的朋友。”北天帆看着我，声音压低，竟带着几分哀求。

我这次真是抓住了他的软肋，这天下估计也只有北浅浅能让他如此低声下气。想到北浅浅孤独的身影，我的确心软，但我不能让步。

“本宫这段时间身体都不是很好，迟些再说吧。如果没有什么事，本宫想进去歇息。”

“你、你、你目无君王，放肆！”

“你现在记得自己是一国之君了？你当日做那些下流的举动之时，怎么不记得你是北国的君王，怎么不记得本宫是太妃？是你放肆，还是本宫放肆？”

“你真的不去？”

“不去。”

北天帆拂袖而去，走时脸色难看到极点。我以为这次之后，他会有十天八天都不过来，不承想当晚他就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去龙腾宫，朕只好来碧水宫，朕今晚就不走了。”

“你怎能留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太妃想听什么曲子？朕弹给你听可好？”说完也不等我回应，他就已经弹了起来。

他不是弹得如泣如诉，凄厉得让人毛骨悚然，就是弹得大气磅礴，如千军万马直奔而来。不吓死就好了，哪能睡觉？

我困得受不了，怒吼道：“北天帆——”

“太妃叫我？”他朝我灿烂一笑，然后继续弹奏。

这一整晚，我都没合过眼。这就是他想出来对付我的办法？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我不能认输，绝对不能。

他是一国帝王，要上早朝，要批改奏折，要处理政务，白天没时间歇息，晚上如果再不睡，非垮了不可。这样一想，我的斗志就来了，白天即使会做噩梦，我也逼自己入睡，我要留足精力跟他斗。

几天之后，虽然他强打精神，但我看出他已经很疲劳了。而我却品着茶，欣赏着他弹奏的曲子。即使他弹得再难听，我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看最后累死谁？

“皇上，刚刚的曲子不错，再弹一次吧。”听到我的话，北天帆气得双眼喷出火来。

这天他破天荒半夜就走了，估计扛不住了，而我舒舒服服睡了一觉。他应该会知难而退了吧？但我想不到第二天这家伙又来了，还真是坚韧不拔。

“胡公公，你一会儿将朕的被褥、奏折一并送过来，朕以后不走了。”北天帆说，语气平淡得像在闲话家常。

“你、你、你怎能这样？”我气急败坏地质问他。

“朕为什么不能这样？请不到太妃，朕纡尊降贵总行了吧！太妃睡哪儿，朕就睡哪儿。”

“北天帆，你怎能那么无耻？你可是一国帝王，这样公然抱被褥过来，就不怕天下臣民嘲笑？就不怕遗臭万年？”我愤恨地看着他。

“是朕无耻，还是你狠心？我是一国帝王，你何尝不是堂堂太妃，你一个女子

都不怕天下臣民嘲笑，朕怕什么？有你陪朕遗臭万年，朕乐意。”北天帆就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带着破罐子破摔的决绝。

“你、你……无耻！卑鄙！下流！”其实我知道不管怎么骂，他也无动于衷，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不去，皇姐天天不肯睡，不吃不喝，定要坐在门前等你来。朕怕她像上次那样高烧不退，如果不是逼到这个份上，你以为朕愿意来求你，看你脸色？你以为朕很想睡在这儿？去看看她吧，朕的亲人已经不多，皇姐是朕最珍视的人。”北天帆这样低声下气的时候不多，并且只会为了一个人如此，那就是北浅浅。

“想让本宫去看你皇姐，日后就放尊重点。”听到北浅浅这样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我于心不忍，并且将这家伙逼急了，还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这次他也算得到教训了，下次应该不会这般放肆了。

“嗯。”北天帆应了一声。虽然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到了。

当天我就去了北浅浅的寝宫。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冲过来，紧紧搂着我，似乎不搂着，我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一般。

“娘，我以为以后都见不着你了。”泪眼蒙眬的北浅浅显得很脆弱。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些残忍，可如果不是北天帆这般放肆无礼，我又怎会忍心不来看她？

日子又恢复到以前，我又可以素颜朝天，赤着脚在草地上跟北浅浅追逐嬉戏；我又可以脱掉那些华贵的衣裙，随意绑一下头发，像猴子一样爬上树。虽然还是在深宫里，但我却感觉是自由的，起码四周没有那么多窥探的目光，起码我能干我想干的事情。

经过这次的事，北天帆显然是得到了教训，对我客气而有礼，手脚都放规矩了。即使在屋顶上看星星，他也躺在北浅浅身边，离我远远的。平时两人更是没有任何肢体接触，这个改变让我很满意。

我爬树，他说我像一个猴子似的；我素面朝天，发丝飞扬，他会叫我晚上别乱走，免得让人家以为撞到鬼；我跟北浅浅追逐嬉戏，他会说我像一个女疯子，毫无仪态，简直丢尽了北国女子的脸。

因为上次的画像风波，我现在画罗音、小婷，或者浅浅，就是不画他。他时常对我的画品头论足，但语言恶毒至极，我气得拿画笔砸他，朝他大吼一声：“滚！”

除了这些小风波之外，我们十分友爱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有时北浅浅画画，北天帆弹琴，而我在一旁吹箫；有时我们三人下棋，轮番大战，酣畅淋漓；有时我们一起爬树，弄得满头大汗，爬得最慢的永远是北浅浅；有时我们躺在树枝上，你骂我一句，我损你两句；有时北天帆会怂恿北浅浅求我下厨，我会做几个菜，然后三人一起吃饭，热热闹闹。

这段时间北浅浅笑声不断，而北天帆也阴郁全无，甚至有时会露出一个灿烂得让你睁不开眼睛的笑脸。他不摆皇上的谱，我也没有太妃的样子，倒轻松自在。

北浅浅在我的指导之下，爬树的动作虽然还是有点笨拙，但已经能很快爬上去，并且在树上也敢随意走动。只是她专注盯着某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看的那个方向，恰好是北天帆的御书房，那应该是她跟莫枫相遇的地方。

“娘，我很想出去。”有一天北浅浅这样对我说，目光中充满渴望。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想出去，她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很想离开这个牢笼。

“娘，如果不是爬上这棵树，我都快忘记外面是什么样子的了。我想找帆帆的时候，门打不开。有一次他们忘记关门，我走出去，但从树上跳下几个很可怕的人，将我捉回来了。我想娘，但娘很久很久都不来看我一次。为什么娘和帆帆想我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而我想你们的时候，却不能找你们呢？我每天除了弹琴就是画画，好在现在会爬树了，但我还是想出去。

“娘，为什么我有时做梦，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帆帆说梦都是假的。娘，我记得你的寝宫有一个很大的池子，夏天有荷花。以前过年，娘你都会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猜谜语，娘会给我们唱歌，真好听，但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来了呢？娘不来了，帆帆不来了，就连弘弘也不见了。我在想是不是浅浅做错了什么事，帆帆、弘弘都不喜欢我这个姐姐了，娘也不要我了？是不是我太凶了？我很想很想找你们，但我出不去。”

那天北浅浅睡着的时候，眼角有泪。我轻轻抚摸着北浅浅的发丝，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北浅浅身为皇家女贵不可言，但也最是可怜，终其一生，她都要留在这里吗？

“为什么要对外宣浅浅已经死了？为什么要把她关在那里？”那天出去之后，我问北天帆。

“这事不用你管，你只要每天陪她一会儿，那朕就很感激你。”听到我的问话，北天帆的手微微抖了一下，然后继续头也不抬地批改奏折。

“怎么不用本宫管？她把本宫当成娘一样信赖！她今天对本宫说她很想出去，你不能不顾及她的感受。”

“皇姐现在迷迷糊糊，连你都可以认作娘，她留在那里最安全，外面不安全。”北天帆依然没有抬起头。

“为什么不想办法治好浅浅？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模样又这么漂亮，她不应该一辈子困在那里！”

“治不好。”北天帆的声音微微抬高了点。

“是治不好，还是你不想治？”

“现在的皇姐是最幸福的，没有忧愁、没有恐惧，朕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这样说，就是压根没想过要将她治好。

“没有忧愁、没有恐惧，但也没有希冀，更没有情爱。她正值妙龄，身边应该有一个懂她爱她的男子。你是一国之帝，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哪知道被关起来的痛苦？北天帆，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自私吗？”听到北天帆的话，我怒了。

“闭嘴，朕的家事与你无关！”北天帆终于抬起头，但那脸阴沉着。

“浅浅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她那么害怕你的父皇？”

“太妃，你是不是太闲了？”北天帆一下站起来，目光犀利，如一把刀子朝我的心窝刺来一般。我禁不住往后退了一步，做了帝王的人都这么霸道吗？

“本宫是为了浅浅好，不管她以前受过什么打击，但那都过去了。更何况，你现在贵为一国之君，浅浅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皇姐的事朕自有主张，不需要太妃你担心。朕今天答应去看皇后，没有什么事，太妃你可以走了。”北天帆阴沉着脸走了，我气得直跺脚。

关于北浅浅的病，我专门去问了木太医。

“太妃，你说的那个病人能不能让我见见？”木太医似乎很感兴趣。我摇头，我怎能带他去见北浅浅？

“这种情况估计是受了刺激所致，一般药物是不起效的。”

“一般的药物是不起效，那什么才有效果？”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她肯面对她最不肯面对的东西，也许不需要药石就可以痊愈，这也可以说是以毒攻毒。她最恐惧什么，就让她面对什么，太妃不妨让你的朋友试试。”木太医这样跟我说。

除了木太医，我叫李轩帮我问了几个有名的大夫，得出的结论都是心病还需心药医。我知道北浅浅害怕先皇，但让她面对她所恐惧的，我还是犹豫，思前想后，我放弃了。

北浅浅想出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想出去看看。她拉着我

的手，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如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让人不忍。

我看到她再次偷偷画莫枫，娇羞无限。如果她再不清醒，她这辈子就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失之交臂了，她的幸福就没了。不管以前受到什么挫折，那都过去了；不管先皇以前对她有多严苛，他已经死去；不管她娘死时，她有多悲痛欲绝，她现在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相信她娘绝对不想她这样活着。

晚上我辗转反侧，无法成眠，一想到北浅浅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说不出的难过。于是几天后我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这事让我几乎死在北天帆的手里，也正因为这事掀开了一桩无人知晓的后宫丑闻，而我也真正知道皇宫有多肮脏，人性有多丑陋。

那天我与北浅浅画画的时候，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画了一幅先皇的画像，然后递给了她，我预料到北浅浅会惊恐，甚至我已经做好抱着她的准备，但我绝对没想到北浅浅惊恐到这个程度。

“啊！不、不、不要！”北浅浅的叫声凄厉得让我毛骨悚然。她浑身上下都在剧烈地抖，如狂风中的枯草；她的手不停地挥舞着，似乎有无数魔鬼朝她冲来，她怎么赶都赶不走。

“娘！不要！不要！”北浅浅脸色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就连嘴唇也是白的。

“浅浅，别怕，他已经死了！”我慌了，没想到她对先皇的恐惧竟然达到这种程度。我拿起准备好的火折子，将先皇的画像烧了。

北浅浅眼神呆滞地看着，浑身上下的抖动不但没有缓解，还变得更厉害。我死死地搂着她，她突然将我推倒，力气大得让我吃惊。我还没有站起来，她已经朝墙壁撞去，整个人如癫狂一般。她的叫喊惊动了宫娥们。我和宫娥们发疯般冲过去，但还是晚了，她已经撞得头破血流。我吓坏了，宫娥们也吓坏了。

“浅浅！”我死死抱住她，但我抱得越紧，她就挣扎得越厉害，口中发出嗷嗷的声音，如一只发了狂的野兽。她发疯地咬我，用手抓我，我吓得六神无主，最后点了她的穴位她才安静。

“不要啊！放开我！”手脚动不了，这似乎让北浅浅更加恐惧。她声嘶力竭地大喊，似乎下一刻就会力竭而亡。

“怎么回事？”北天帆与李太医闻讯赶来，但他们的出现也没有让北浅浅冷静下来。她似乎已经不认得任何人，谁碰她一下，她都像被蛇咬一样，疯狂地大喊。只要一解开她的穴位，她就开始拼命挣扎，用头撞墙。

李太医也束手无策，硬给她灌了点安神茶。她嗷嗷直叫，如小兽悲鸣，似乎

我们灌的是毒药。我站在一旁，浑身冰凉，心疼得无法言说。

闹腾到下午，她的力气耗光了，声音哑了。李太医试图帮她包扎伤口，但她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奋力挣扎。点了穴道，她安静了，李太医才帮她将伤口包扎好。

看她安静下来，北天帆悄悄解开她的穴道。没想到她一把扯开头上的纱布，然后朝李太医冲来，又咬又打，再也没有昔日的娴静。

“李太医，怎么回事？”北天帆问，胸膛起伏得厉害。

“受了刺激，完全陷入了癫狂，臣、臣无能……”

“公主怎会受到刺激？”北天帆看着宫娥们，她们跪倒在地，噤若寒蝉。

完全陷入了癫狂？我眼前一黑，直直地倒了下去，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

“没事吧？”在我倒下的瞬间，北天帆及时将我扶住。

我摇摇头。北天帆不再理我，狠狠盯着跪在地上的那群宫娥，他一向对我有敌意，为何这次不怀疑我？

“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出来朕还会给你们留一个全尸。”北天帆的脸如暴风雨前夕的天幕，阴沉得让人害怕。我觉得空气已经凝固，呼吸是那样困难，我第一次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你们都退下，是、是、是本宫。”我的声音有些抖，因为我在害怕，但我的恐惧没有战胜我的内疚。

“你说什么？”北天帆转向我。

“本宫不想浅浅一辈子都这样，想医治她。大夫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本宫记得她害怕先皇，所以画了一幅先皇的画像，想唤起她的记忆，没想到结果是这样。”我悔恨万分地说。

“什么？你竟然敢拿他的画像给她看？你知道朕费了多少心思，才让她淡忘这个人？你、你……”北天帆的眸子变得猩红，全身上下散发出杀气。

我浑身战栗，感觉他就是一头发了狂的野兽，随时会冲过来将我撕碎，多年前那种面临死亡的恐惧再次蔓延到全身。我不自觉地往后退，而他却一步步往前逼。他高大的身躯就如一座大山，似乎随时会倒下来，将我压得粉身碎骨。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将皇姐往死里逼？”北天帆愤怒道。

“本……”我没有能说上两个字，北天帆已经掐住了我的喉咙。

我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内疚，任他如钢铁般的手掐在我的脖子上。直到窒息了，我才开始挣扎。眼前那张狰狞的脸渐渐模糊，我的手挥舞着，明明他的脸很近，